

【例題 2】

【問題】

次の文章を読んで、解答せよ。

【文章】

ある作家は、小説の主人公を、ある特定の職業に就く人物に設定し、その職業の知識や技術、あるいはその職業の歴史や文化などを、詳しく説明する。これは、読者に主人公の背景や行動の動機を理解させるための手法である。また、この手法は、読者に主人公の成長や変化を、その職業の発展や衰退と結びつけて理解させる効果がある。

この手法は、読者に主人公の成長や変化を、その職業の発展や衰退と結びつけて理解させる効果がある。また、この手法は、読者に主人公の成長や変化を、その職業の発展や衰退と結びつけて理解させる効果がある。

この手法は、読者に主人公の成長や変化を、その職業の発展や衰退と結びつけて理解させる効果がある。また、この手法は、読者に主人公の成長や変化を、その職業の発展や衰退と結びつけて理解させる効果がある。

この手法は、読者に主人公の成長や変化を、その職業の発展や衰退と結びつけて理解させる効果がある。また、この手法は、読者に主人公の成長や変化を、その職業の発展や衰退と結びつけて理解させる効果がある。

【解答】

叢書集成初編

蜀碑記補 附辨譌考異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蜀碑記補序

輿地古今沿革不同。郡縣名亦因之互異。留意金石。必先明輿地。其大較也。余蜀自漢魏迄唐宋元明以來。通都大邑。叢山峻壑。梵宇禪林。殘碑斷碣。時出雨淋日炙之餘。鳥道蠶叢。或露牛礪童敲之後。搜討非易。編綴維艱。有志於古者。所爲撫卷而慨歎也。宋王象之所著輿地紀勝二百卷。近時朱竹垞徐玉峯輩。猶及見之。今已佚。不可得矣。所存者祇輿地碑記目四卷。有自序一篇。見元吳師道敬鄉錄所載金華人著述第十二卷中。象之慶元丙辰進士。博學多聞。其序紀勝一書。竊比太史公之不出戶牖。而名山大川。若躬履焉。可謂壯矣。夫碑者。金石之文也。記者。志述之文也。此殆從地理書摘作而名。非專爲碑記而作也。其摘出單行。不知始自何人。中所載東南十六路。於蜀刻尤加詳細。皆自爲註釋。不似寶刻叢編。於蜀獨寥寥數語。是真益郡之金薤琳琅也。然閒嘗稽輿地碑帖諸書。其所撫取。尙不無掛漏之嫌。且象之南宋人。郡縣皆沿舊名。亦有瞠目之苦。余因於輿地碑記目中。摘出在蜀者爲蜀碑記補。每卷先以王所得列於前。爲上卷。而以己所得列於後。爲下卷。共合爲十卷。示不敢紊。不敢襲也。又於下卷中分王本所未有而增入者曰補。王本所已有而釐訂者曰考。俱遵國朝郡縣名標之。以便繙閱。另錄輿地碑記目原本一編。以存其舊。蜀之金石文章。不外乎是矣。余之爲此。非敢謂羅萬象於無窮。實欲存一綫於不墜也。夫輿地碑目。旣從紀勝而摘以單行。則蜀碑記又何不可從碑目而摘以單行乎。好古之士。於以鑒飫其中。

將見蜀之山川亦於是乎恍若遊臥矣。象之言曰。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也。不亦信乎其實獲我心乎。綿州李調元贊庵序。

蜀碑記補卷一

綿州李調元童山撰

補輿地碑記目所未有 成都府屬八

成都府

石經在成都府石經堂

石刻鋪敘益郡石經。孝經一冊。二卷。序四百三十九字。正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孟蜀廣政七年三月二日。右僕射毋昭裔以雍經石本校勘。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寧經不題所書人姓氏。殆趙之說。鑄工潁川陳德謙。

論語三冊。十卷。序三百七十二字。正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廣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書。鑄姓名。皆同孝經。

爾雅一冊。二卷。不載經注數目。廣政七年甲辰六月。右僕射毋昭裔置。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鑄者武令昇。

周易四冊。十二卷。又略例一卷。正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廣政十四年辛亥仲夏刊石。朝議郎國史毛詩博士孫逢吉書。

毛詩八冊。二十卷。正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將仕郎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書。鑄工張延族。

尚書四冊。十三卷。正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將仕郎祕書省校書郎周德貞書。鑄工陳德超。

儀禮八冊。十六卷。正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

禮記十冊。二十卷。正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十九字。以唐元宗所刪月令爲首。曲禮次之。亦張紹文書。

周禮九冊。十二卷。正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將仕郎祕書省祕書郎孫朋吉書。

春秋左氏傳二十八冊。三十卷。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蜀鑑至十卷止

穀梁六冊。十二卷。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

公羊六冊。十二卷。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

畢工於皇祐元年己丑九月望日。帥臣樞密直學士京兆郡開國侯田況。益州路諸州水陸轉運使曹穎叔。提點益州路刑獄孫長卿。暨倅僉。皆鑄銜於石。容齋筆記。田況大書爲三行。曹穎叔、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洪云。今濫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

雁行。蓋以當附書後。列爲妄。變前式也。成都志又謂公穀田況所刻。

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帥席貢。暨運判彭慥。方入石。踰年乃成。計四冊。

考異一冊。乾道六年庚寅三月旦。東里晁公武校石經與監本不同者。作爲此書。

易書詩七。周禮二。儀禮一。禮記二。左傳六。公羊二。穀梁三。孝經四。論語八。爾雅

五。孟子七。此正經。不同者如此。傳注不與。

古文尙書三冊。三卷。蓋唐天寶未廢古書前傳本。中汲郡。呂大防得之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乃元豐五年壬戌鏤版。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教官張大固等監刊。

益郡石經。肇於孟蜀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禩。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湊鑄孟子。連判彭慥繼其成。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鑄古文尙書。暨諸經考略。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鑄。字體清謹。有正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徵虞世南相繼爲祕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蓋欲字畫清婉。可以傳久。是以自經傳以後。非士夫所書。皆不著姓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刊入石。黃長睿謂開元中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元宗時已罕得。況今又六百年後耶。

按陸務觀劍南集訪楊先生不遇。因至石室。落句云。出門還愴悅。到屋打牌聲。自注。牆東卽石經堂。則宋之石經堂卽今之石室。

漢益州太守碑。永壽元年。隸釋云。蜀中漢碑。不云在蜀中何所。漢之益州。卽今成都府。亦卽在成都諸屬也。

碑圖云。上下有朱爵元武。左右有龍虎。文七行。行四十一字。故吏門生題名九行。行六人。碑式云。末行字頗多。尙餘五字。書於碑之末。隸釋云。碑以朱爵爲額。龜蛇爲趺。龍虎銜璧。在其兩旁。一崇碑也。首云。永壽元年三月十九日。益州太守某君卒。其姓獨刼滅。或有謂之馮君者。豈予所藏偶不明耶。碑云。澄內清外。以身帥下。又云。貪饕改操。革濁爲清。則素絲羔羊之風。必有光前絕後者。夫丹書鐵契。高帝所以申信誓於功臣也。後人以斐豹之事。遂指丹書爲罪籍。講德者不復用之。此云。名勒丹書。謂丹青也。碑之左。有功曹掾故吏題名四十八人。皆屬邑建伶牧靡。楫棟。漢池。穀昌。俞元之人也。僅有王李數姓可辨。名字皆不具矣。碑以篆爲篆。倉爲蒼。懷卽哀。字。應卽惡字。凡卽坤字。

漢益州太守碑陰。有牧靡故吏三人題名在趺之右。此碑刻五玉三獸。下有牛首。蜀中漢碑如是者。有柳敏碑陰。馮緄墓道雙排六玉碑。又有單排六玉碑。與此凡四。柳敏。馮緄兩碑。六者皆同。此碑無瑣。單排碑兩瑣而無謂。鄭氏注周官云。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半圭曰璋。半璧曰瑣。惟琮但云琮猛象秋。爲之圖者皆云。琮以方玉刻伏虎之形。最崇義所畫琮。八出如花片。陳祥道禮書又云。琮體方而四角。此碑之琮則五角。單排碑則十角焉。柳碑中者。則同鄭說。玉人云。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說者謂冒

方四寸。其下邪刻之。廣狹如圭首。諸侯執圭來朝。以此冒之。所以濟瑞信。猶合符也。碑有者三。獨無六器之琥。爾。此碑刻珣圭璋於上。琮璧於下。其中則鼎列三獸。柳敏碑則一禽。於首一獸爲之趺。六玉之中。有牛首一。而貫之以環。馮緄碑則其上刻禽獸各一。其下一牛首。六玉之下。又刻兩獸。有一人跨其右者。單排碑則朱爵而下元武。其六玉則左璋右圭。又雙璜相向如佩次之。璧與琮又次之。蜀人名之單排六玉。未知何人家前物也。此碑之圭珣。馮緄之璧琮璜。則白。餘皆黑也。緄墓前又有一碑。亦上朱爵而下元武。其中無文。謂之六物碑。

益州太守碑陰

碑圖云。碑陰所刻者。五玉而三獸。鼎列其中。其一則九尾狐也。下有一牛首。其右有題名三人。

漢祭金馬碧雞文

見升庵金
石古文

文云。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綜綜碧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上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漢故吏應劭題名

無年月。字原云。在成都府。得之北門魚橋之下。

隸釋云。題名共三十人。此石所存者。橫兩行。爾。上行兩人之後。則有右郫字。其下一行。凡十五人。未有左江原字。二邑皆隸蜀郡。此蓋蜀郡太守碑陰也。墨寶云。後無字。非碑陰。蓋斷碑爾。

漢詔賜功臣家字

無年月。字原云。在成都府。

隸釋云。詔賜功臣家五大字。今在蜀中。似是漢人所書。其事不可詳也。墨寶云。郭氏犂地得之。又有小石一。刻永平五年四字。甃井雜之壁間。今不存。按此四字。又是一石。非五字之紀年也。

漢楊侯伯墓碑。在成都府犀浦墓北。見天下碑錄。

成都縣

宋米元章大書墨池扁宅。在揚子雲故宅。今無。

盛時泰元牘紀。玉泉公還自蜀。余往問往蹟。言支機石乃一頑石。左擔山已入官衙。浣花草堂近河。惟長松里餘。內有一寺。揚子雲故宅。已廢。門楣上尙存米公墨池二字。因索以歸。海岳公署甚私。然書史言甚高。而二字亦無古意。正昔所謂心眼高妙而立論有過中處者歟。

華陽縣

重修蜀先主廟碑。在武侯祠東。

金石例書碑額例。儒林郎前鄭州防禦判官提舉學校常平倉事武騎尉賜緋魚袋王庭筠撰書篆。

漢州

漢王君石路碑。建和二年。隸釋云。在漢州。今屬成都府。

碑式云。其上畫方大書一表字。其下六行。各有界道。每行二十四字。末行低四字。書立石人名。隸釋云。廣漢長王君收治崖路。標表其事。文不滿百。楊子欽所作碑。以一表字題其上。溝洫志。武帝穿漕渠。令

齊人水工徐伯表注謂巡行而表記之。與此蓋同意。在今漢州。按碑文一百八字。缺十三字。非不滿百也。

郫縣

西漢刻石建平五年。字闊六寸許。長短不俚。

建平五年六月郫縣官像趙功平史石
工穀徒要本長廿五丈賈三千

隸續在建平郫縣碑二十九字。建平者。哀帝之紀年。其五年已改爲元壽矣。此云建平五年六月者。與周公禮殿碑相類。殆蜀道未知改元爾。此碑却無篆體。乃西京之佐書也。隸法雖自秦始。蓋取其簡易施之徒隸。以便文書之用。未有點畫俯仰之勢。終西京之世。學士大夫不留意此書。故縣鼎所識碑碣所刻。皆不復用之。觀此數字。可見當時之書法也。郫者。蜀郡之邑。此碑近出於蜀中。名曰鑿崖碑。當是指其地名也。碑之始。則書年月。其次書掾史。又有石工之文。而云長二十五丈。必是鑿崖治道。如何君尊榘。趙尉羊寶之比。其末記其所費。故云賈二萬五千。

古刻叢鈔。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像范功平史。石工穀徒要本長二十五丈。賈二萬五千。右西漢刻石。

細題云。折里橋。鄒閣。額六雜字。爲二行。碑式云。文十九行。行二十七字。太守漢陽李翁平闕。題後又有詩。並別行。又有數行。刻年月。及書撰人。石師姓名。余家有舊拓本。無此數行。重刻本有之。其曰從史位。□□□□字漢德。爲此頌者。隸續證以天井題名。謂卽仇靖是也。其曰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者。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名。未未知何據。豈作碑錄時。其三字猶未闕耶。但重刻本字甚拙惡。比之舊拓本。已盡失其真。集古錄跋李翁會。曾南豐跋此碑云。翁字殘缺不可辨。歐陽永叔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馬城。中玉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爲李翁。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

集古錄目云。在興元。字原云。磨崖在興州。宋之興元府。今爲漢中府。興州今爲略陽縣。屬漢中。天下碑錄云。在漢州什邡縣。漢州今與什邡俱屬成都府。此碑今重刻在略陽。則不在什邡可知。碑錄誤也。

漢馬融墓碣。今無。見天下碑錄。
在什邡。字有磨滅。

新津縣

黃庭經。成都新津縣學。
元趙子昂臨。在

簡州

逍遙漢安元十三字。
見唐世略。在

宋浮觴亭石刻。四湖側。

新繁縣

秦蜀守李冰湔壩堰官碑

碑文云深淘渾淺包陽楊升庵金石古文潭古灘字陽卽堰也冰在蜀治水澤利民功烈盛矣誓神而神至今不敢違之教民而民至今不能違之其文又簡古如此真異人哉

按誓神王氏作誓水已見碑記目楊載碑文亦不同

考輿地碑記目所已有 成都府屬四

成都府

漢文翁學生題名卽學師宋恩等題名在成都周公禮殿門之西序字原云碑凡二一列經師經掾一列文學師諸曹掾史隸釋云漢永平中嘗爲四姓小侯立五經師此則蜀郡諸生也當是郡守興崇學校者鐫石紀德諸生旣刻姓名而諸曹史亦綴其末惜無其碑不可考爾成都又有左右生題名一巨碑蓋左學右學諸生也其間江陽寧蜀晉原遂寧乃蜀晉所置郡歐陽公以爲漢文翁學生題名非也

漢文翁石柱記卽周公禮殿記初平五年在成都府學集古錄目云文翁爲蜀郡守始立學校安帝永初中以火災被焚獻帝時太守高朕重脩立之金石錄云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建舊屋柱皆正方上狹下闊此記在柱上刻之初平五年立距今蓋千年矣而字畫完好可讀當時石刻在者往往磨滅此記刻於屋楹乃與金石爭壽亦異矣隸釋云周公禮殿規模古質井斗異制此記刻於東南之一柱亦木

爾歐陽氏以爲文翁石柱記者誤也。碑式云：周公禮殿記六行，行三十八字。集古錄云：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五月，改爲興平。顏說是也。隸續碑圖云：天下碑錄以爲鍾會書此記，初平五年立。魏書云：會以正始中爲尚書郎，注謂其弱冠登朝，蓋已在初平四十年之後矣。謂之會所書者，非也。輿地碑目云：鍾會於晉咸熙元年始入蜀，距漢興平初禪已七十一年，不應追書也。

漢學殿歲月記，卽石室梁上題字。光和六年，在成都府學。隸續云：太守張景題字四行，在高朕石室梁上。磨滅鮮成章句。首云：光和六年四月，太守張景中有追念先祖早失覆□孤，慙自悲，紀刊先象之句，相去尺許。有少子早瘁之文，前有治郡二字。蓋張公追遠之詞也。按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爲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爲周公禮殿。此字乃光和六年所題，下距興平改元尙有十一年，不應於未造於石室之前。梁上先有題字，全蜀藝文志載李石成都府學十詠，其石室詩注云：漢孝景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西爲文翁，稍南爲高朕。此文翁石室差大，皆有石像。蜀守席益奏秩文翁、高朕於祀典，竊疑二者蜀人所以祠二公之意，必非自作，則石室之像爲高朕。蜀人謂其自作者也。而此題字乃有紀刊先像之語，因疑石室非高朕所造，其像亦非高朕。水經注：李剛墓有祠堂，石室三間，魯恭冢前有石祠石廟，又金石錄：武氏墓前有石室，皆四壁刻古聖賢畫像。武梁碑云：孝子孝孫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選擇

名石前設碑。後建祠堂。雕文刻畫。羅列成行。亦是敘其作室。至刻畫像事。蓋漢時子孫多有爲其祖父作石室。刻畫像者。此題字云。追念先祖。紀刊先像。則此石室。乃是太守張景爲其先祖所作。而刊先像於壁。與李剛魯恭武氏石室不同耳。隸續又云。此題字。蜀人多未知。近歲好事者。秉燭入室。而模之始傳於世。故承華陽國志之誤。遂謂高朕石室。並謂其像爲高朕自作也。高朕所作者。周公禮殿記石室。非卽禮殿。華陽國志乃謂興平元年。朕復作一石室。爲周公禮殿。蓋其誤也。此題字。紀刊先象上。又有歸文學三字。疑張景卽蜀人所云太守。非本郡太守。歸成都後。作此石室。於文翁之旁。以追崇其先祖。考周公禮殿記。高朕於光和五年到官。景作石室。朕已在那。一時安得有兩太守。且未有爲先祖作石室。而作於其所治之郡者。

石室壁間題字。顧氏碑考凡三段。其一段。隸續作博士題字。跋云。題字七行。可識者五十六字。不可識者六十餘字。亦在高君石室中。末行有博士二字。上下文皆湮沒。其中云。以時書發。下闕一字。京師受業春秋。下闕二字。仲舒智非胡毋。末云。道爲國師。出典方州。忠著金石。其人受春秋業。而以仲舒胡毋爲比。蓋是傳公羊春秋者。一段隸續作洪農太守張君題字。跋云。題字五行。亦在石室中。末行云。洪農太守張□子陽張叔之子也。首行有故孝廉陵相君伯高弘農十字。陵之上。闕五字。相之下。闕一字。其文有著德義方。襲父經業。春秋尙書。海內歸高之句。與前一人。皆是以經學名家者。按此二段題字。有弘農太守張字。又在石室壁間。卽張景稱述其祖父之文也。前一人云。受業春秋者。疑是其祖。後一人云。

襲父經。業春秋尙書者。疑是其父。末云弘農太守張□子陽張叔之子也。而闕其名。豈卽張景梁上題字所云太守卽弘農太守耶。其祖父皆以經學名家。故得作石室於文翁之旁。又一段隸續作高睽石室六題名。跋云刻在石壁之間。所題前後不同時。其一杜審公乘四人。其一武陵守。其一武陵令。其一中郎將。太尉掾。并州刺史三人。其一清白士鳩士三人。其一揚子雲。司馬相如。太守趙三行。卿雲二公。蓋後人追題者。字畫清逸可愛。疑此石室亦如李剛魯恭武氏石室。壁間皆刻古聖賢畫像。題識姓名。所云揚子雲。司馬相如。乃畫像上題識之字。隸續以爲後人追書者。非也。壁間所刻亦不僅此二人。或是年久摧剝。或是乘燭而入。傳模者未見耳。杜審公乘諸人。則如他碑題名。乃共作石室者也。

據杜峻等題字。字原云在高公石室。隸續作任君殘碑陰。跋云蜀人謂之武帝先生任君碑陰。可辨者不盈百字。惟據杜峻孟珍姓名獨存。今按隸續所載碑文。有見左右廟就時之語。張景所作石室。在文翁之左。而此題字又在石室。疑亦是共作石室者。故中又有石官字。直千二百。直九百。及四千。三千字。石室作於光和六年。而前有四年九月十日字者。豈經營於光和六年。落成於中平四年耶。隸續信蜀人之傳譌。以爲任君碑陰。非也。

成都縣

蜀郡太守尊樾閣碑。卽何君閣道碑。光武中元二年刻。洪邁云此碑蜀中近出。毗陵胡世將承公好藏金石刻。紹興己未年帥蜀。尙未見之。東漢隸書。斯爲之首。字法方勁。古意有餘。如冠章甫而衣逢掖者。使